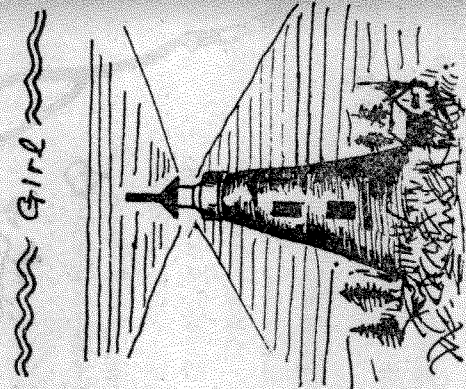


燈塔寄語



靈的震憾

旋轉，旋轉……
 在五彩繽紛的光影裏
 圓形的大舞臺，
 有蛇樣的軀體，
 搖擺着，低吟着……
 在滿天星斗下，
 對着昏暗朦朧人影幢幢，
 舞動着手臂，
 把痛苦的情感滲進顫抖的歌聲中。
 心被激盪起來
 神經被扭緊了，
 共鳴的熱情使血液沸騰。
 那深藏着的愁緒，
 有如久爽後的大雨，
 澎湃瀟瀟。
 然而——
 在決堤的情感中，
 却飄飄了一些流露的真實……

易逸

夜的沙灘
 海鷗會駐足
 徘徊了足跡
 帶着一個，另一個……
 許多落寞，
 許多陰鬱迷濛。
 伶仃的小貝殼
 每晚，每晚，
 愛聽浪濤夢囈
 而，星呵！
 請照亮來路，歸途……
 她曾迷失。
 海，一波波地傳敘
 遙遠，遙遠
 水仙的悲劇
 荒涼的浪者
 亦將牢記
 年記……
 那樣幸福的謊
 是出自一個柔和的
 多淚底靈魂。

嬉痞的畫像

(一)

就這樣已經久久地故奈，還不會想起，將它整理
 三千回憶的髮絲，怎堪用二元一托的梳子——整理？少年組的剪刀終於剪不斷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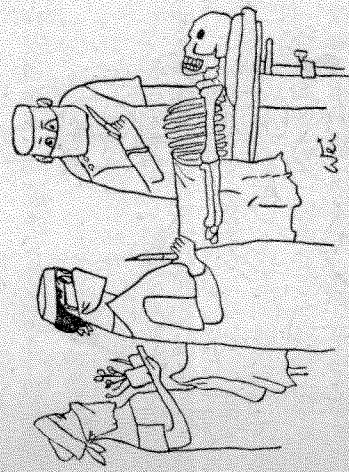
那松山機場的驚鴻一瞥，五百大洋，一件從巴黎來的盛裝？於是夏娃的原始胸脯綻開了，於是叔本華底智慧就這樣斃死在意大利襪子之上的褲管裡。

(三)

格林威治的指針擺在鳳凰木盛開的午後二時，存在主義底靈魂却仍滯留在昨晚西門町的霓虹燈之下。從達達派至靈魂牌，從西半球逃亡來到了東半球，就這樣多娘的叮嚀被溶化在那純喫茶的熱咖啡裡，今天不回家。

(四)

誰說寂寞是十七歲？
 Don't let me down!
 Don't let me down!
 就這樣防空洞裡寂寞的蜘蛛又增添了兩個迷途的羔羊！



主治師說「這次開刀，我們似乎割得人多了一點。」

我又長大了一歲

沒有太多的興奮，就這樣，我過完了那眾人為它的來臨而歡呼的春節。

望著弟妹們那興奮的模樣兒，我不禁一陣傷感，唉！畢竟又長大了一歲。也許媽又要罵我了：「大年初一，就唉聲嘆氣的，沒有半點蓬勃的朝氣，以後還有那麼長的一段日子將怎麼過？」可是，三百六十五天的日子到底有多長呢？依稀地記得五十八年的春節剛過，五十九年的春節又來臨了。誰說日子過得慢？太陽下去了，當我再度睜開眼時，它又爬了上來；今天過去了，明天又緊跟著來。人生到底有多少個昨天？又到底有多少個明天？生活在今天的我，豈能無所感？

該是孩提時代的事了，每當舊曆年快來臨時，我幾乎每天數著日子過，一天等過一天，真恨不得它趕快到來，除夕夜，更是興奮得難以入睡，想到明天又長大了一歲，越發高興；也許你要覺得奇怪，長大一歲又有什麼值得高興的？可是，的確如此，半點都不假，當時，在我幼小底心靈裡，早已編織了一個美麗的夢景：……希望自已快快長大，做好個中學生，背起那漂亮的大書包，穿著那整潔而又覺得筆挺的制服，每天坐著大汽車，上下學；並且長大了，還可以幫媽做好多多的事情，……。到現在夢都實現了。然而我卻不再為長大一歲而興奮了，而且它也不再帶給我新的幻想，雖然有時候，我也會經痛下決心：明年我一定要好好用功，學點真才實學，……。明年我一定要把我的壞脾氣改掉，再也不跟爸媽頂嘴，囉嗦了，……。總是明年長明年短的，然而歷年來的經過，我的決心是不遑一擊的。

的確！我已經不小了，現在又長了一歲，當然更不小，但願這增加的一歲，能重新帶給我希望，使我對這個世界有一番新的估計與認識。不是嗎？人生又有幾次能穿著開襟褲，流著兩行鼻涕，趴在媽媽的膝頭，扳著手指頭當雞眼，咧開著小嘴：「媽！告訴我嘛！我今年幾歲了？過了明年我又會長大一歲，是不是？媽媽！……。」哦！小乖乖，多可愛！多麼令人懷念的年齡！可是，它卻永遠永遠地離我而遠去了，想到這兒不禁又一陣黯然，長大一歲有什麼好嘛！然而卻由不得你！「逝者如斯」，即令是個陰霾天，還是讓我們好好地把握住它吧！畢竟，明天並不多呀！不是嗎？朋友！！